

日常浪漫， 帶貓回來的人

| 拾藏物語

Daily Romance: The One Who Brought A Cat Home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



文：林皓淳
圖：國立臺灣文學館

和作家有關的動物，也絕非都是活生生的貓和狗，有時候以動物為型的物件，反而更能陪伴更長的一段時間。像是投入法語教學和文學創作的胡品清，就有一對綠色的貓型飾品，陪伴著她度過長長的歲月。這隻優雅，帶點靈氣，又細緻的「貓」，彷彿就是延續永遠唯美、愛好浪漫日常的作家本人。

2006年9月30日凌晨5時15分，這個夜晚被凝滯的時間拖得很長，胡品清逝世，浪漫又少了許多。

胡品清的文學向來唯美且崇尚完美，似她在〈一首詩的聯想〉寫下的「一打噴嚏，我就生病，且不說我鞋子的顏色是和衣服搭配好了的，一脫鞋就破壞了我的唯美主義。」¹人世給了她炙熱敏銳的感觸，卻讓這些絢爛，漫上了她的一生。

這樣對文學的唯美，也流淌到對器物完美的嗜癮，那是胡品清奔波於忙碌生活裡，能帶進日常的浪漫。胡品清對香精命名的唯美堅持，暈染到了這對珍藏的貓形飾品上。希望藉由這對貓形飾品，從物的角度，重探胡品清筆下薰起的浪漫日常。

1970年代的賽納湖邊，有她害怕租約到期的身影與憂愁。那時的她只租的起精緻而狹小的房間。碧眼貓身的我只好伏趴著身子，僅撅起屁股，讓身上刺著黃白、紅彩的花朵突顯在「月風」(moonwind)²之前。她說「月風」是一位有文學意境的香水廠主取的英文名，在辭典上沒有的那一半風一半月的命名，而她也就在這風月旁擺上一罐罐她唯美的嗜癮——香精。我也就在這些人間外的浪漫裡，薰上一身孤寂的香。

直到他的到來。她將他放在「給野玫瑰」的身旁，米黃底色的他，也就坐直了身子，側著頭倚著那瓶香精望著我。他與我不同，是陶瓷的貓，而我是木雕的，他跟香精一般高，我卻矮了幾許，但在僅以黑色勾勒出表情與輪廓的他面前，我對身上的鮮豔花紋非常自信，我想，她肯定更喜愛亮彩的我，只是怕我與她一般孤單，便再找了一隻貓型飾品，在這充滿魔力的妝台上，讓我與他在化妝鏡前相會，而不能孤賞自己的身影。



綠色木質貓型飾品。

翻譯天堂鳥

她也有時會抱怨，在這滿是喧囂的人世間。「一般人都有一種誤解：認為翻譯是容易的工作」她邊寫著〈魔力〉邊絮叨的說著。對於翻譯，她有自己由心而發了一些感受，對她來說翻譯不僅是語言的置換，而我總是伏著身軀，延伸自己長長的腰背，在山鳥成為她的鬧鐘時，幻變成她甦醒後的一抹笑顏。

後來她將那些都放下，在有著鳥鳴的居所，終於獲得出走的可能。她遠離婚姻的紛擾，沒有須牽絆的擔憂，只因窗外有上、下課的鐘聲，屋內有花香襲上她的書頁，也就怡然的在這多愁的天地間暢遊，用更敏銳的心，嘗試做到難以翻譯的「Here is my heart」——那未必能確定的，我心在此。

跨過時間的面孔

一次，她伏著厚重的木桌在午後睡著時，我用碧綠的眼勾醒他的魂，讓那身黃皮膚的傢伙與我一同在房裡嬉戲。在一個桌與桌之間的跳躍以後，我跌進了一堆紅藍相間的航空版書信間，發現其中夾雜了一些本土案例，我們也就讀了起來，但請放心，在我們心裡的消息，傳不出去。

「時間有三張面孔，節日的、逐日的、末日的。」一張有著被揉過的痕跡、黃底的紙條上寫著這樣一行字。記得那是鄰家的一位教授給她的靈感，關於時間的末日說。她說末日的死亡感受糾纏了人們太久，特別是敏銳的詩人。

當我望著在彼岸桌上的陶瓷貓形飾品，以光滑的爪招呼他上前跳過桌與桌之間的鴻溝，到這裡與我一同觀賞她寫的句子，他卻斷斷不敢跳躍，他說那陶瓷的身軀，不容得一絲磕碰。於是，他與死亡的預言擦了身，到如今還只有我背負著，在午夜夢迴驚魂時，也沒能告訴任何人，只有我親眼目睹過她寫下的末日。

那日，我從這籃信件中，跨過那張字條，躍回了屬於我的桌案上，定定陷回沉思之中。



說到生命，在胡品清死後我還是那隻弓背的貓。

妝鏡前，那隻弓背的貓

當一隻弓背的貓，在整齊排列香精的化妝鏡前，菱形會折射出我墨綠的身子，與身上隨著歲月逐漸暗淡的朵朵雕花。這幾年胡品清還是流轉於幾個國界之內，從最初闖蕩的法國塞納河畔，到了有著鳥鳴、山色的中國文化大學。她也曾養過貓，與我們這對飾品不同，是活脫脫會一直脫毛、蜷曲、撒嬌，還帶有一絲傲氣的貓。

她一直沒改那愛香精的唯美個性，我也就這樣一直弓著背，在這一點上，陶瓷黃貓比我好的多，他不會因為時光而再泛黃了，直挺挺的側著頭望著遠方。他是那樣小心，這好似讓我能多理解一些胡品清選他的原因，他確實沒有我艷麗，但他嬌貴且脆弱的身軀，或許就像一個詩人那纖細的魂魄一樣，那樣淒美惹人憐。

當唯美成為一生的堅持，淒美的身世就多了一份挺拔的毅力。文化大學的光陰一晃眼就是二十餘年，法文翻譯則是更久的事了。我記得那時屋裡放有很多版本的《小王子》，但就是沒有臺灣人翻譯的，我也曾跳上她的譯稿，為了喜歡聽故事的黃貓。我總會偷一些胡品清跨越語言再現的故事說給黃貓聽，以保持他那珍貴的生命。

說到生命，在胡品清死後我還是那隻弓背的貓。記著她生活裡的四書「看書、寫書、譯書、教書」，以及聽著許多人對她的哀悼、輓歌。最後是郭明進把我送到了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，在郭明進口中，胡品清即便病了都還是堅持教學，執教嚴格與上課總披披肩、穿迷你裙等水晶般的唯美形象，深深刻在了學生們的腦海。有好幾次，都有仰慕的學生買玫瑰花到屋外等候，就為了送給她。

現在的化妝鏡前，唯美的我們也隨著胡品清的逝去離分，但我們永遠能記得那些浪漫的日常，還有帶我們回來的人。

註 1：胡品清〈一首詩的聯想〉，《今日情懷》（臺北：合森文化，1991），頁 169。

註 2：胡品清於〈香精篇〉中有一段即是寫香精「風月」的命名由來。

胡品清

胡品清（1921-2006），留學於法國巴黎大學。法國回臺後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主任，為臺灣著名女詩人、英法文學翻譯家，著有詩集《人造花》、散文集《不碎的雕像》及譯著《怯寒的愛神》等。胡品清以敏銳的心與對事物唯美的追求，創作出筆下一篇篇淒美浪漫、繽紛絢麗似香水般的作品。

關於 觀測員

林皓淳，1997 年生，成長於雲林縣麥寮鄉。現為清華大學臺文所碩士生，曾獲雲林文藝獎散文獎、竹塹文學獎小說獎、國藝會創作補助。喜歡書寫生活細節，然後活著。